

說故事者與小說家

●試評「放鷹」

高天生

一

未認識吳錦發之前，就聽見他講故事天份的聲名。認識吳錦發，聽他談笑自若，故事源源而出，既生動精彩，又妙喻百出，可謂「名實相副」。吳錦發大學專攻社會學，曾實習社會工作，畢業後進入電影圈，曾隨幾位頗有名氣的導演拍戲，這些生活經歷，使他不曾在接觸面或見識上，都比一般同齡者深廣和闊遠。口沫橫飛，手比指畫之餘，隨心物之交感，吳錦發又會不吝惜地把一部分故事搬演到稿紙上，藉大眾傳播，使一些不相識的人也能分享他的故事和感受。

「放鷹」（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）一書便是吳錦發近兩年來嘔心瀝血成果的一個展示。

本書共收錄十五篇小說。其中「堤」、「烤乳豬的方法」兩篇，曾先後榮獲臺灣文學獎及中國時報短篇小說獎佳作。

「堤」的內容主要敘述一個倔強的老人，和一條凶頑的河流戰鬥的過程；雖然老人的兒子基於功利觀點，極力反對老人的作為，但老人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及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壯烈襟懷，終於贏得孩兒的認同，使得凶頑的河流，「它總算是碰到兩個真正的敵手了，不，或許還會更多……。」

「烤乳豬的方法」描述一個樸實忠厚的鄉下老太婆，她餵養豬仔猶如呵護孩子般，但對於外在社會上豬價慘跌，養豬戶血本無歸，遂不得不懷着糾纏的心情，任她的兒女將小豬仔烤着吃。

縱觀全書，作者以故鄉美濃為題材的小說，還有「大鯉魚」、「牛王」、「悲歌」、「出征」四篇。「大鯉魚」的故事等於是「堤」的翻版，說得更準確一點，應該是「堤」的故事是「大鯉魚」的翻版，主要反映祖、父、孫三代對土地的心態。「牛王」則藉「牛拉人」與「人扛牛」的事件來反映社會的變遷。「悲歌」是「烤乳豬的方法」的延續，同樣是以豬價慘跌為主要環結，只是換種方式呈現而已。「出征」以第一人稱敘述轉型期農村的凋零，以及生於其中，不忍坐以待斃的有志者的自謀生路和自求多福。

從以上六篇作品，我們可以看出吳錦發寫作的潛力是相當大，假以時日，必有所成。鍾肇政先生在序言中說吳錦發「有些作品由於刻意求工，有時反令人有以技巧勝的感覺，少數篇作品，還給人內容駁雜，語彙稍嫌貧乏之憾。」我倒認為鍾先生說得很含蓄，其實「放鷹」一書內的每一篇作品，都有刻意求工的

痕跡。我從前在學校唸書時，曾讀到前人的一段話，深有同感。那是呂本中所說的：

「學詩當識活法。所謂活法者，規矩備具，而能出於規矩之外，變化不測，而亦不背於規矩也。」

吳錦發的缺失便是在於技巧的痕跡太重，變化太少，而且不能出於規矩之外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不識活法。我想，吳錦發今後如果能擺脫形式上的矯奇老練，朝「七縱八橫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」的方向提昇，使「真景見前，生意呈露，混然天成」，則必臻於文學創作的化境。譬如我們前面所討論到的六篇小說，不管是社會觀、觀察力、剖析力，吳錦發都表現得非常傑出。我們在當代作家的筆下，很輕易地可以看到農村的凋敝、人口外流等社會現象，大多數的人對上一代人的敬惜土地和死守田園，不是當作「愚執」，就是莫名所以，對於土地不是濫情地付出傷感，就是當作挫敗後的避風港，對於離傷背井的有心人，不是譴責他們的不孝，就是盛讚他們的睿智……但是，吳錦發却獨能超拔於流俗之上，見人所未見，言人所未言。在「大鯉魚」中，他藉阿公的口說出老人堅守田園的內在深刻意義。

「……這大圳旁的幾甲好田，以前是石礫遍地的埔地，是阿祖的阿爸、阿祖、阿公兩三代人辛苦開墾出來的。……」

「……從勉強可以種蕃薯、蕃豆，到今天長出這麼漂亮的稻子，每一寸土地都是血汗凝起來的啊。……那些良田，現在都任憑它有種等於沒種地荒蕪，牛筋草、紅莖羅滿田滿園。這樣糟蹋我們祖先的血汗，小猴古，你們沒心肝，不知阿公心裏的報苦啊！」

土地是先人血汗的凝聚，敬惜土地，即是敬惜先人，明瞭這層意義後，對於老人家所說的：

「你們這些後生仔，你們這些沒血沒目屎的，要滾通通給我滾出去，田地沒人耕，我老實仔會耕，會耕死我做鬼也要在這裏。」（出征）

便自然有深一層的體會，不敢率爾目之為愚為執。然而，那些離鄉背井的後生仔，可真是沒血沒目屎？

吳錦發告訴我們，他們也有他們的無奈：

「看看我們這個山坳，這個陰暗沒希望的山坳，我們還留戀什麼？年輕人都走光了，剩下我們這些懸樹頭，還迷信這塊田地可以挖出金嗎？銀嗎？老祖公辛苦開墾出來的土地，沒有錯，今天逼得我要離開這個地方，我的心腸也是很報苦，感到像剪斷肚臍帶一樣痛苦……趁着今天我們還能走還能飛，我們不趕快爬出

這黑暗的山坳到外面世界去打拚，將來等到不會動了不會晚了，再像死湖水中的魚，目珠茫茫等死嗎？」

（出征）

社會變遷是現代臺灣農村最痛苦的經驗，而吳錦發小說中所揭露的美濃這個農村，在現代化中所遭遇的問題，也不僅是美濃的問題，而是整個臺灣的問題。甚至，吳錦發小說中所安排的情節，往往是祖父輩堅守田園，父執輩企圖另謀出路，而第三代的孫兒，經過一番掙扎與深刻體會，瞭解祖父輩的真精神後，都毅然向祖父輩認同，也同情和體諒父執輩，這種三代不同的認知心態，熟知近代史的人們都知道，那正是近百年來中國人的心態。吳錦發能够藉短小的篇幅和簡單的事件，將這三種心態表達得如此生動實在令人驚喜。

二

「放鷹」裏的其他九篇，內容駁雜，無法歸類。

「蚱蜢」揭露兒童教育的問題。成人一意孤行，以自己的「理想」強加於孩童身上，毫不考慮其自身的材質和興趣，必致摧殘其稚幼的心靈。故事中蚱蜢在臥室中瘋狂的衝撞，便是阿清的衝撞，蚱蜢的被阿

清踩死，則如阿清活潑的心靈被媽媽抑壓和逐漸萎縮。「燈籠花」探討現代社會轉變中的孝道觀念。大家庭制度崩潰，小家庭興起，而為人父母者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尷尬景況。敘述者的家庭便是如此。輪流奉養，是初始的協議，但當生病的母親成為小家庭中一個大負擔時，便要橫生枝節。「老太婆病得快死了，三個兒子那個肯來照顧？每天早晚尿啊尿的，不是我，那日本婆子還能活到現在？」敘述者大嫂的抗議，道盡現代小家庭主婦的委屈和辛酸！然則，「百善孝為先」，孝道有如燈籠花般的生命強韌，它要存活就要適應環境，在現代社會中演變。

「夜半琴聲」寫遭逢大不幸的人，對初逢困厄的人的憐憫。王大海是歷經國破家亡的退伍軍人，以開麵館為生，他店裏的一位幫手——小母雞，因誤中不良少年的引誘奸計，致懷有身孕，王大海為顧惜女家顏面與女孩前途，毅然犧牲自己而偕其公證結婚。

「躍」講的是人的極限。「知足常樂」「知止可以不渝」，但有的人不知止，不知足，偏要躍過那個極限，終為自己帶來災殃。這是個純理念的故事。

「放鷹」的背景置放於電影圈中武行演員身上，

但探討的主要焦點則在於人性本身上。敘述者是個較軟弱和意志不堅定的人，對顯之下，他的知交阿吉則生性耿直，好惡強烈，最終是阿吉壯烈犧牲，而敘述者從血的教訓中，獲得對生命深一層的啟示。

「巨鼠」描述洗衣店老板旺仔和一隻老鼠的纏鬥，最後旺仔以技勝一籌得主宰老鼠之命運，但他却在播弄與折磨巨鼠中，發現自己的命運也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播弄着。

「唐吉訶德的夢魘」乃記載一羣大學生夢想的破滅過程。敘述者等一羣人，懷抱着理想和熱忱，為學校辦刊物，不意却橫遭現實上的阻撓，由於他們的堅持和不妥協，導致刊物被勒令停刊，主事者遭受處分，而他們的夢想也隨之幻滅。

「遺書」的內容主要敘述一名大學女生，刻意地以自己的死亡，來製造她周遭親朋的內容。

「斷崖」和「躍」是同一類型的理念小說。內容以「人的救贖在於自身」為主要理念。

以上九篇作品，都有很濃重的說教傾向，其中「遺書」一篇結構鬆散。「斷崖」和「躍」理念過強，情節傾向單純化。「燈籠花」、「蚱蜢」所反映的主

題都很龐大，但作者並未進一步開展，只是點到為止。「唐吉訶德的夢魘」是諸篇中寫得最爲感人的一篇，但全篇也只是充滿情緒化的抗議，至於抗議背後所該流露的深刻信念和完整理念，則付闕如，因此無法算是篇成功的傑作。

總而言之，吳錦發小說的弱點在於結尾：蛻變過於突兀，又無孀孀的餘音。葉維廉在一篇論文（「評失去的金鈴子」）中曾說：

「讀者讀一本小說往往像走上一段旅程，他也在經歷書中的一切，作者必須給讀者相當的時間（心理的時間，並非機械的時間）去經歷、認知、感受該節經驗的全象，然後可以有所蛻變。」

俗話說：「爲山九仞，功虧於一簣。」小說結尾的重要，亦如那最後的一簣。如果創作者不仔細斟酌，而隨便掉以輕心，那最後的結果只是躊躇題材罷了。

三

如果，我們將「放鷹」一書，當成吳錦發創作上的一個實驗——實驗短篇小說這種文體的負荷量究竟

幾何？那是件頂有趣的事。首先我們會發現短篇小說有其不可避免的極限，那就是它較適於掌握、揭露短暫的、瞬時的、纖小的題旨。倘若比重超過一定的程度，它就會負荷不了，而致弊端叢生。顯然，吳錦發並不信這個邪，因此，在實驗中，他企圖以短篇小說的文體，表達異常龐大的主題——諸如現時代社會的變遷，農村的出路及傳統習俗觀念在現實中的蛻變等；依據我個人的自由心證，吳錦發的實驗是失敗了。這失敗的因素，不純然是文體本身的因素，還包括創作者本身的材質。因爲吳錦發的文字缺乏吸引人的魔力，詞彙也稍嫌貧陋，作爲短篇小說的創作者，這種缺失是一種致命傷。

近年來本地的短篇小說無論質、量都有非常蓬勃的發展，但相反的，長篇小說却日漸萎縮。吳錦發有着豐富的想像力，組織力和觀察力，如果能够棄「短」就「長」，則文字和詞彙就不構成致命傷，而也能發揮其所長，仿鍾肇政、李喬諸位前輩的體例，爲當代的社會蛻變作真實的反映和見證，那期以十年，必然有成。這是我讀「放鷹」後，下蘊於胸，想向作者提出的一點友善建議，今則附記於此。